



……再深深地吸足一口气，屏息凝视，慢慢地，慢慢地移动罩子，小心翼翼地靠近蝉。大约离蝉只有两三寸距离时，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罩上去。这时的蝉如同惊弓之鸟，慌了神，一失“足”成了“罩”中之物。

儿时捕蝉

□杨留碗

窗外，蝉鸣声声，勾起我几多童年回忆。那时，小学一放暑假我那善于捕蝉的小手就开始痒痒，迫不及待地开始做捕蝉的准备工作：找来两根长长的芦竹，用细铁丝捆绑好，再把家里尚未用完的“海鸥”牌洗衣粉倒在一个粗瓷大碗里。如果此时不幸被妈妈撞见了，她会忍不住嗔怪：“小家伙，又想去捉知了了！”我却充耳不闻，自顾自地再找来一根粗铁丝弯成“9”字形，把刚才倒空的洗衣粉袋口紧绷在上面，死乞白赖地央求妈妈用线缝好，最后把做好的罩子用细铁丝固定在芦竹顶端。这样，捕蝉的工具就准备完毕，万事俱备，只欠“捕蝉”！

这时，我就会扯开嗓门，换来左邻右舍的两个小伙伴。因为他们比我小两三岁，我就俨然成了他们的“带头大哥”，他们唯我马首是瞻，我总是让他们一前一后扛竹竿，我在前面带路，他们屁颠屁颠地紧跟在我身后。

炎炎盛夏，中午更是骄阳似火，然而我们不怕热，晒黑皮肤也无怨无悔。因为此时蝉叫得最欢，正是捕蝉的黄金时间，热算得了什么！高温又奈我何？我们一人一条湿毛巾挂在脖子上，在大人们的埋怨声中昂首挺胸地出发了。

追寻着蝉鸣声，我们悄悄摸到树下，不约而同地仰起头搜寻蝉的踪影。一旦发现了目标，我便从小伙伴手中接过竹竿，晃悠晃悠地举起来，再根据罩子和蝉之间的距离，相应调整所站的位置。位置找妥了，我并不急于扑上去。我先用湿毛巾擦去额角的汗，以防仰头捕蝉时汗水流进眼里模糊了视线；再深深地吸足一口气，屏息凝视，慢慢地，慢慢地移动罩子，小心翼翼地靠近蝉。大约离蝉只有两三寸距离时，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罩上去。这时的蝉如同惊弓之鸟，慌了神，一失“足”成了“罩”中之物。我缓缓地把竹竿放平，两个小伙伴便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，争先恐后地把蝉逮进早已准备好的大瓶子里。我的脸上便洋溢着得意的微笑。

那时年少轻狂的我，竟然也学曹植七步赋诗，不知天高地厚地口占一绝《捕蝉》：“盛夏蝉鸣枝叶里，循声凑近仰头搜。风来显露藏身处，猛罩惊飞网内投。”我的两个小伙伴对我羡慕嫉妒，唯独没有恨，只有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这样，半天下来，我们便能捕到二三十只蝉。虽然难免有失手的时候，甚至脸上还被撒过蝉尿，但看到这么多战利品，这点倒霉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一到家，我们要么用线系住蝉的脖子，让它们在屋子里乱飞，可就是飞不出我们的手掌心；要么剪短它们的翅膀向空中一抛，看它们飞不高飞不远就又一头重重撞在地面上。这时，家里的馋猫也喜欢偷偷地来凑热闹，往往趁人不备衔住刚撞在地上的蝉就跑……

窗外，蝉鸣又起。我是多么想回到儿时，“老夫”聊发少年狂，忘乎所以地再捕一回蝉，同时也捕回那远去的童年欢乐！

本版绘图 吴雨欣

陪母亲过七夕

□马俊

又逢七夕节，我周围的小情侣们又开始“跃跃欲试”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七夕节被人们过成了情人节。其实我们小时候，七夕节跟情侣没有什么关系，就是传统的乞巧节。

那时每年七夕节，母亲都要陪我过。她买来七彩线，教我缝补和绣花的手艺。有一年，家里刚买了缝纫机，母亲就在七夕节教我用缝纫机。她笃信，乞巧节这天如果过得郑重而有仪式感，女孩将来必定是个心灵手巧的人，而心灵手巧的女孩赢得幸福的概率会高很多。

去年，我突发奇想，七夕节何必要过成什么情人节，不如陪母亲一起过，重温小时候的温馨时光，享受母女之间温暖的亲情。而且母亲喜欢女红，针线活做得好极了。陪她一起过七夕节，让她展示一下自己的特长，她一定会特别开心。

于是，我打电话给母亲：“妈，七夕节我们回家，咱们家的小女孩、大女孩、老女孩一起过七夕节！”母亲听了哈哈大笑：“那敢情好，咱们过乞巧节，让丫丫和萱萱学着拿针线！”丫丫是我的女儿，萱萱是我的侄女。母亲的思想果然还停留在古老的时代，想着让女孩子通过乞巧节变得心灵手巧。她可能不知道，别说现在的小女孩，连我们这代人都很少用针线了，我自己平时连袜子都懒得缝，破了就直接丢掉。

我陪母亲过七夕节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陪她怀怀旧，感怀一下老时光，顺便帮她拾起已经有些久远的兴趣。

七夕节那天，我准备了各种颜色的线，还有大大小小的针，赶到母亲身边。她见了，笑起来：“你这是要绣花吗？”我说：“对，在手绢上绣花！”我在网上买了几块白手帕，打算在上面绣一朵小花，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。这个安排是有缘由的。记得我到外面上学的那年，母亲给我做了好几件衣服。上衣、裤子，都是她亲手裁剪缝制的。那时候我还背诵了古诗给她听：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”我说起学校以穿校服为主，母亲做的衣服可能穿不了几回。她听完后，立即开始为我绣手帕，连夜绣了好几块。那个年代女孩随身都带手帕，母亲就在白手帕上面绣上了花。贴身带着母亲绣的手帕，感觉母亲的爱也在身边。

我说起这些往事，母亲笑微微地听着。她陶醉在似水流年中，脸上的表情幸福又安详。丫丫和萱萱也吵着要做针线活，母亲便教她们缝沙包。两个孩子笨手笨脚，针线在手里怎么都不听使唤。母亲说：“哎呀，今天晚上拜织女的时候可咋办？”我笑了：“不会就

不会吧，现在谁还拜织女。我小时候每年乞巧节都拜织女，也没见心灵手巧到哪儿去。妈，乞巧节你就展示一下‘才艺’，让我们欣赏欣赏就行了。”母亲老了，很多事情力不从心，可她的眼睛特别好，做起针线活来一点不含糊，大概她天生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。母亲开始在手帕上绣花，她的动作娴熟优美，简直有点舞蹈的韵律。她绣出来的花，鲜活生动，把我们惊到了。两个孩子使劲为母亲鼓掌，母亲笑得开心极了。我趁势鼓励她说：“妈，没事的时候，你可以做点活，当成兴趣，可以为生活增添乐趣呢！”母亲笑着点点头。

可我还是习惯只在炎热的夏天里，捏起一根冰棍儿，或啃或吮那冰与糖的甜，感受那股子透心的甘爽清凉。似乎，那样的念旧，才是夏天应有的样子，才是夏天的味道……

夏日的冰棍

□张勇

小时候，“冰棍儿”三个字在孩子们的心里，分量那叫一个重。

夏天里和父母围绕主动担负家务活儿、随同前往亲戚家吃宴席等事项，一准是要将买冰棍儿作为附加条件，主动申请、来回博弈一番的。倘是“谈判”成功，得到上午、下午各有一根冰棍儿的“奖赏”，那欢喜地的感觉简直无法言说了！

我小时候对“冰棍儿”这个词儿就尤其敏感。大热天里午休躺在凉席上，迷迷糊糊间听得一声“冰棍儿啊，绿豆冰棍儿啊”的吆喝声。就在眼睛眨巴头脑已然清醒的当儿，那美妙的呼唤已由远至近，快到了家门前的国道上。说时迟、那时快，我一个挺身一个转向，一边紧捂大短裤兜里的几分钱，一边摆动挥舞胳膊，“卖冰棍儿的，这里要买冰棍儿”，连喊带奔向着那自行车载冰棍儿箱而去。我到现在都认为，如今我仍然能够做得了“鲤鱼打挺”，百米跑得飞快，八成都是那时抢抓时机买冰棍儿练成的。

炎热的夏天里再也没有比冰棍儿更好吃的东西了，尤其是白糖冰棍儿。

你瞅那小胖仔，明显是个着急型的。右手大拇指和食指紧捏冰棍儿下端的细竹签，左手连捧带护地撕开一半包装纸的当儿，小嘴和双手那么连送带递，已将刚出冰棍儿箱的硬长方条冰块儿硬生生给啃下一块，包进了嘴里，尽享起那冰冰凉由嘴到喉，直浸到肺、再到心尖儿上的畅快了。

倘若买冰棍的是个小丫头，那多半是个“舍不得”型，则又是另一幕咂吧有声的场景了。冰棍儿纸撕开后是绝不会直接上去咬上一大口的，那样消耗得太快。她会待冰与热浪相遇的第一阵冷气腾起时，把冰棍儿尖儿举到唇边，连吸带吮，将那冰的冷与糖的甜一同交融交织，给深度转换上一番。直到那白糖冰棍儿已被舔食得没有了丁点儿甜味，靠近竹签手抓位置只剩下一块拇指大小，且已然分明稀松的冰碴儿的时候，才会带着清爽的惬意与丝丝不舍，全部含入口中，慢慢地一扯一嚼，体会一把幸福冰的“咔嚓”声儿……那套慢动作，至今回味起来，都觉着充满了仪式感，那才叫做正儿八经地用心吃冰棍儿。

现如今，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好了，各种冷饮样式、口味五花八门，在春天、冬天里裹着羽绒服也照样享受“冰爽”清凉。可我还是习惯只在炎热的夏天里，捏起一根冰棍儿，或啃或吮那冰与糖的甜，感受那股子透心的甘爽清凉。似乎，那样的念旧，才是夏天应有的样子，才是夏天的味道……

